

张道华 著



群众出版社

张道华 著

天 情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惊天隐情 / 张道华著.—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5014-4421-2

I. 惊… II. 张…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113 号

惊 天 隐 情

著 者: 张道华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王 芳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86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421-2 / I · 1829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45
第四章	74
第五章	99
第六章	124
第七章	136
第八章	156
第九章	177
第十章	198
第十一章	214
第十二章	232
第十三章	252
第十四章	267
第十五章	286
第十六章	304
第十七章	319
第十八章	336
第十九章	366
惠州公安神探妙笔局长风雨如磐的岁月.....	389

第一章

1

昨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刚刚躺到床上，老天爷便犯了歪似的。满天的乌云先是悄悄在涌动、在翻滚、在积聚，不久，远处响了一声闷雷，接着又连响两声。

眼下正是雨季，没人在意那几声闷雷。过了一会儿，西山上空滚雷阵阵、炸雷连连，像两军交阵的战场。紧接着，雷助雨势、雨助风威，满世界就剩下雷声、雨声、风声了。仅仅一夜工夫，这场雨就把白沙乃至德惠的大江小河灌得满满当当。人们惊醒了，害怕了，紧张了。老百姓个个吓得提着心、吊着胆，都在担心这雨再下下去，德惠县就成汪洋了。

这一夜，德惠县的头脑们在哗哗的雨声和铃铃的电话告急声中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脸色如霜，冒着狂风大雨回到办公室应对可能出现的灾情。一早，县委县政府抗洪抢险的红头文件就报到上级发至下面，工作效率是空前的。

一时间，全县八十万人民全部进入紧急状态……

一时间，全县各镇各路抢险队伍迅速进入岗位，各种抗洪抢险的工作迅速展开。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一阵西南风把大地吹得呼呼作响，

天上的乌云像万千骏马直向大海那边驰去。午饭过后，雨点渐渐疏了、小了。下午两点左右，不断抬头望天的人们发现，那如铅的天空在东方那边裂开了一条缝隙。又过了一会儿，雨停了。老天有眼！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随着一声长叹，堵在人们心窝的恐惧慢慢缓了下来。

气象部门预告未来几天还有暴雨、大暴雨。省、市、县领导的脸还是阴着，那紧急抗洪抢险的红头文件还是以特批的形式级级不断下发，那没完没了的会议还在开。

老天爷在跟人们捉迷藏、开玩笑。自那场西南风后，接连几天，天上不挂一缕云，大地不吹一丝风，空气透明如冰晶，太阳如金盆不知疲倦地挂在空中。那涨满的江河水渐渐退了，那喝饱了水的土地也慢慢干了。这鬼天气，庄稼人心里无不咒骂着。

诅咒这斜门天气的还有白沙镇的派出所所长于振宏。派出所所长屁大的官天大的责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个十二号人的派出所承载了全镇五万多人的安全责任，每天像牛一样埋头使劲，每年干出两年的活。这也罢了，可还吃苦不讨好。

于振宏三十五岁，是个充满阳刚之气壮实如牛的汉子。暴雨那晚，为了一宗强奸案已忙了十天的他，带着全所民警，一方面受命于县公安局，另一方面又服从于镇领导。他东奔西跑，直到下午大雨停了，人人都累得东倒西歪了，他才拖着如铅的双腿回到所里。

人们在休息，于振宏没权休息。他先是到镇里开会，完了又到公安局开会，接着又陪县工作组到白沙河各处视察险情，又接着带着队伍到江北村严防死守。于振宏已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累得浑身散架了，脑瓜被掏空了。极度的疲惫，一个念头不断在他脑壳里钻进钻出。妈的，下辈子做乞丐也不当差，

这活哪是人干的！

于振宏的赌气不仅在于忙，忙有所值也罢了。于振宏也不是赌那场暴雨的气，下面是天灾，跟天赌气？于振宏还没愚到对那没情感的天动气的程度。于振宏是跟自己的工作赌气。

于振宏的老婆、小孩在农村，七十一岁的母亲张元凤长年有病，家里穷得数着分角过日子。于振宏有一双人见人爱的孪生儿女，再过两个月就满七岁了。儿子于海、女儿于红，一龙一凤，聪明活泼可爱。于海早生十五分钟为哥，于红迟生十五分钟屈居为妹。于振宏凡苦闷时就拿儿女解闷。于振宏认为，等小孩长大了，一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在苦闷时都这样，都喜欢拿希望去消释失望。

把话说回来，于振宏为何赌气？原来，十天前镇里发生了一宗强奸案，折腾来折腾去，能排除的都排除了，能肯定的却不知怎么肯定。于振宏有十分的理由怀疑是那个人干的，这个人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也有作案条件。案件的四个特征他都全了：一、疑犯是开门进去的，受害者的出租屋是这个人出租的，他有条件掌握钥匙；二、受害者搬进出租屋仅一天，知道她住所的只有受害者的妹妹和这个人，以及他的司机冯一平；三、查阅当晚进出附近的车辆，案发前十分钟，一辆墨绿色的本田小车在受害人楼下出现过。当时全镇就这个人有墨绿色的本田小车，时间与受害者反映的吻合；四、受害者一问一摇头，一问一哭泣。问多了她大声悲哭时，哭出这个人声音沙哑、一身狐臭。

案件有了头绪，于振宏为何还苦恼？因为嫌疑人是白沙镇首先暴富起来的头脸人物。所谓头脸，就是有钱。百姓戏言：有钱能使鬼推磨。于振宏不仅认识嫌疑人，按今天的世俗，他们还是朋友。他们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甩过老K、砌过长

城，派出所的那辆北京吉普还是他送的。逢年过节，这个朋友还会给他老母亲买点补血益气的高档药材或给自己送点烟酒。有时派出所揭不开锅了，于振宏还会厚着脸向他讨点赞助。这人有得是钱，他那西山煤矿和那兴达废品收购站，每天都有不菲的钞票进账，所以有求必应。这让于振宏从感动到感激，从感激到感恩，从感恩到生情。于振宏希望那案子不是他干的，可想到受害人的情况，于振宏又咬牙认定是他干的。一个芳华女孩就这样被毁了，凡有血性的人都是不能容忍的，何况一个派出所所长。这个人于振宏是了解的，不要说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就连有点姿色的女人他都如蝇逐臭般去缠。平时于振宏没少说他，每次他都“嘿嘿嘿”一笑了之。

德惠这个地方的政风撒风漏气。于振宏认为那强奸案是那人干的，副所长高山、民警肖志光也认为是他干的。要真是他干的，案件就是破了，也没人会为你喝彩，还会惹来不可预测的麻烦。白沙人都知道，谁惹了他，谁就等于动了当今一些权贵的奶酪。

于振宏一想到八年前妻子曹文娣被人强奸的事心就发痛，就特别特别痛恨那没人性的豺狼，就恨不得把那人抓起来关进监狱，管他有钱没钱，管他是朋友还是敌人，管他动了谁的奶酪。

大雨过后的第三天，因没洪可抗、没险可抢，各种抗洪抢险的活动自然而然缓了下来。县里没再发红头文件，镇里也不再开会了，公安局也没再布置什么任务。于振宏顾不上休息，他要去一趟县局。于振宏不知道前世供了哪方神，也不知道自己的神经哪里出了毛病。他那脑瓜、那心思越是不去想那个人，他那双脚就越往不该去的地方去。

于振宏神差鬼使地走进胡火生副局长的办公室，他不管胡副局长脸色怎样，也不管他爱不爱听汇报，一开口就汇报那强

奸案，就讲案件的四个特征。

胡火生原是白沙派出所指导员，于振宏的部下，彼此自然少了客套和顾忌。他希望胡副局长支持他，他更希望立即对这个人采取措施，哪怕是传讯或监视居住也行。胡火生副局长先是眯着眼、偏着头，极认真地听着于振宏的汇报，那表情跟汇报其他案件没有两样，让忐忑不安的于振宏很快把吊起的心放了下来。于振宏一向对胡副局长充满感激，一感激心里就掖不住话，掖不住话就说：“胡局，要是听我的，今天就可以把案件拿下。当然，我知道，他是你弟弟，你们兄弟感情很好，但我相信你是不可能置老百姓的死活不顾的……”

“啪！”一声山响。

方才还歪着脑袋、眯着眼看着于振宏的胡火生，倾刻猛拍那办公台，响声没落人就站起来用那挟着烟的手直指着于振宏的鼻梁吼道：“放肆！我弟是你随便说的吗？我弟是这样的人吗？我弟招你啦，惹你啦？白沙镇五万多人你不去怀疑，自己的工作思路不去怀疑，那鼠目就会盯着那所谓四个特征，莫名其妙！……”

胡火生气得满脸通红，没点商量余地。

于振宏本能地站了起来，他张着嘴、骇着眼，脑门喷涨。于振宏一急说：“能想的我们都想了，能做的我们都做了，眼下就你弟的问题没法排除，工作就差那么一点……”

“哪一点？”

“抽血，到省厅做DNA比对。”

“扯蛋！这话到我这里为止，任何场合、任何人不能再说！这是纪律！纪律！我说死了，通也执行，不通也执行！懂吗？！”

胡火生这个过去的老部下、现在的新上级，转眼成了一头

暴怒的狮子，权力的作用被他发挥到了极点。

于振宏满头雾水，埋下头呆呆地坐着，想梳理一下思绪，把问题说细致一点、委婉一点，让胡火生能接受。可他那思维定势让他迷失了自我，心血一涌，满脸涨红地坚持说：“如果我们不拿你弟是问，这案子就是调动千军万马，就是福尔摩斯也没办法。有了嫌疑对象我们不作进一步的求证，却用权力去掐断伸向嫌疑犯的线索，这是哪朝哪代哪国的规矩？事情本来很简单，不就是抽点血嘛！对事不对人，难道这也错了吗？”

“你这是对我的不尊重！”胡火生雷霆震怒。

“我会向党委建议，请你回避此案。”于振宏来了牛劲。

“你……”胡火生愤愤地瞪了于振宏一眼，欲言又止。

于振宏拿起案卷转身就走，胡火生在后面吼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清。走出胡火生的办公室，于振宏脑瓜清醒了。他知道自己犯了大忌，只记得警察惩恶扬善的责任，只记得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只记得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的警察责任。他忘了利益决定立场的潜规则，他忘了亲情和法律从来都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忘了胡火生是当时主掌刑侦、一手遮天的太上皇。胡火生原于是于振宏的手下，能从指导员蹦到副局长的位置，魔力来源于他弟的金钱。跟这种人商量抓他的亲弟，那是与虎谋皮。

迷茫、愤怒、无助塞满了于振宏的心胸。离开胡火生的办公室，于振宏想去找局长，可局长到北京学习还没回来。于振宏离开公安局时，似乎有人跟他打招呼。他记不清是谁，好像是刑侦副队长刘东，又好像不是。回到派出所，于振宏黑着脸把案卷丢给高山说：“没法干了。把卷宗给我保管好，千万别丢了。”高山、肖志光一时糊涂了，他们想问点什么又不敢问。于振宏的脸就像一块铁板，问也白问。

2

于振宏病倒了，准确点说是气倒了。于振宏从卫生院出来回了草窝村。

太阳下山后，大地还散发着阵阵的热气。高山副所长骑单车到草窝村看望于振宏。途中，一辆没牌摩托车发疯一般从草窝村驰出，后面卷起阵阵沙尘。乡村路小，高山自然停在一边闭眼屏气让车过去。高山不知这骑车人为何投胎一般亡命？草窝村虽然有470多人口，但还没见谁有摩托车。此君去草窝村何干？高山心底搅着纳闷。一会儿，又一辆墨绿色的本田小车驶出，好像是胡老板的车，他去看于所不成？高山一时找不到北。

高山坐在于振宏的床边，只是问了于振宏的病好点没有，只字没谈工作，也没说谁来过。其实，高山很想把下午胡副局长来所的情况说一说，看到于振宏一脸病容，把到口的话又收了回去。于振宏想说宋凯丽案件时，高山摆手：“莫谈工作。”

这年月，谁也无法左右从权力派生出来的势力，真理有时往往只能做权力的奴隶。高山知道，于振宏的病，一半是累的，一半是气的。那天于振宏发高烧昏倒，高山他们把他从派出所送往卫生院的路上，于振宏嘴里一直呢呢喃喃：“我没……没错……我何苦呢……”不明就里的高山他们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

上午胡火生来所检查工作，据说是县某领导指派来的。胡火生那腔那调哪是来检查工作，分明是下令强奸案要改弦易辙。高山开始以为做梦，掐了掐大腿，疼。不是做梦，是大石压死蟹。高山强压着愤怒，青着脸一言不发。高山知道，一个派出所是耐何不了上级的，特别是上级那变异了的权力，让你

更是打掉牙齿往里咽。事到如今，只能随势。眼下于振宏都病成这样了，再说胡火生来所的事，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加重他的病情。

曹文娣从菜地里回来天已黑了。于海、于红从门口跟进来直嚷：“妈，我饿了！妈，我想吃咸鱼！”曹文娣已习惯了儿女的吵嚷，半嗔半怪地说：“饿鬼呀，中午那么多饭都给你们抢光了，还饿！”曹文娣进屋见高山在房间，没太搭理于海兄妹的纠缠，与高山寒暄两句，问：“在这儿吃饭吧，只是没什么菜。”高山说：“我在所里吃了。快做饭吧，小孩饿坏了。”

三十刚出头的曹文娣，胚子虽然不错，要形有形要貌有貌，只是长年忙里操外，自然显老了，说她四十没人怀疑。

曹文娣勤劳，人也很善良，乡里乡外只要认识她的都说她人缘好。于振宏一年到头除了忙还是忙，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张元凤长年有病，寻医找药，吃喝拉撒全落在曹文娣身上。眼下于振宏又卧床在家，曹文娣更是忙得屁股指挥脑袋，哪还顾得于海、于红兄妹！

于海、于红兄妹知道肚子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了，他们双双努着嘴走出门外玩去了。曹文娣喊：“小海，进来放火！小红，去看那鸡回笼没有，算一下，是不是六只！”于海、于红又双双搓着手、扭着屁股，一脸不情愿地返回来忙去了。

高山临走时，于振宏嘱咐：“那卷宗一定要保管好，切记！留着，总有一天会有用的。”听到于振宏的再三叮嘱，高山才想起昨晚派出所和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被撬的事，他说：

“对手下手了！昨晚派出所的保险柜和我们的办公室都被撬了，什么也没丢，就丢了我复印的材料。也是昨晚，我家也被盗了。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临出门，高山照例走到张元凤床前嘱咐几句。老人七十一岁了，身体一直不好，按农村

的话说就是个药罐子。半年前，于振宏把她送到县医院检查，医生说肺有问题。话说是肺结核，闪烁其词中又隐着肺癌的意思，并建议到省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于振宏把能说的话都说了，老人家死活就是不去。她说，已活了七十出头了，够了，还糟蹋钱干啥。因老人家犟着不允，也因为于振宏的工作一时走不开，送母亲到省里检查的事就一直搁着。高山从包里摸出一百元塞给老人家说：“大娘，晚辈孝敬你老的，不成敬意，望笑纳。”老人家干咳了两下，抬起那张布满沟沟壑壑的脸笑笑说：“又叫你破费了。”

“笃笃！”外面有人敲门。

高山打开门，先是一愣，转瞬笑笑说：“哦，是你！这是？”

“这是我妹清丽，县人民医院内科医生。”这个时候，这个地方，高山最怕见的人莫过于宋凯丽了。高山心里叫苦，于所躺在床上，案件又像癌症般没法治，要是凯丽姊妹撒起泼来可如何是好！高山心里一激灵，说：“于所重感冒吃了药刚睡下，你们有事明天到所里去找我，好吗？”

高山想逐客。高山见宋凯丽一脸难色，又说：“我来了也没见到于所，正准备回去呢，不信你问大嫂。”

曹文娣不认识宋凯丽，更不知道她就是丈夫为之累病了的当事人。她顺着高山的话把谎撒下去。站在一旁矜持大方的宋清丽上前一步说：“大嫂，我们知道于所病了，我们也知道于所长是重感冒。今天我到白沙镇卫生院给一个病人做手术，原想看看我母亲和我姐就回去的，听我姐说于所病了，要我陪她来看看……”宋凯丽用手扯了一下宋清丽的衣角。宋清丽侧了一下身，不顾宋凯丽的暗示，又说：“于所是好人，我是学医的，我知道于所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他目前最需要的是休息

加调养。我在医院要了些药和葡萄糖，输完我们就走。”宋凯丽说完，举起手中的袋子，抬起漂亮的脸得体地笑了笑，那表情让高山的谎言苍白无力。

高山心里直蹦，就像揣着兔子。他不由自主地把宋凯丽姊妹让进厅里。于海、于红兄妹见有客人来了，且是女的，双双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喊：“阿姨好，阿姨好！”喊过又不约而同地转身离开。宋凯丽姊妹心性一动，每人抱起一个爱抚不已。懂事的兄妹俩挣脱后又忙各自的活去了。曹文娣问过好后，照例留客人吃饭，直到尽情尽礼才回去忙她的活。

于振宏听外面的声音，知道宋凯丽来了，第一个念头就是想遁入地下，接着希望高山把她挡回去。不知高山搞什么名堂，非但没挡，还把她迎进客厅。于振宏没有退路，干脆装睡。于振宏不忍见宋凯丽，眼下的情况，他不可能像案发初期那样信誓旦旦了。当然，他也不能说让宋凯丽失望的话。此时此刻，沉默是最好的办法。

“吱呀”一声，房门开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进了屋。于振宏估计有好几个人，心里又是一阵紧张。

有人走近床前，脚步很轻，一只纤酥的手在摸他的额头。一会儿，一只手探进被里把他的手抽出来把脉。于振宏肯定那是女人的手。一会儿，传来：“好像低烧，脉很弱。”那声音像是宋凯丽，细想又不像，宋凯丽的嗓音比较亮。于振宏真想睁开眼看看是谁，但是装就装到底吧。于振宏凭了一下气，发出轻微的鼾声。

“于所，于所！”高山在拍他的肩膀。于振宏知道装不下去了，便装出熟睡中被吵醒的样子睁开眼“谁呀”一声问。见床前站着宋凯丽和一个脸熟又不认识的人。心想，糟了，宋凯丽还搬来了同盟。于振宏撑起身子、靠在床头，极不情愿地

说：“有事待我病好后再说好吗？我吃了药瞌睡得很。”说完又想把眼睛闭上。

高山又拍了拍于振宏的肩膀说：“她们是来看你的，她是凯丽的姊妹，是医生，是给你输液来的。”

“妈，吃饭了！”门外传来曹文娣的声音。

宋清丽也不管于振宏同意不同意，自己边配着药，边摆弄输液胶管、棉花、酒精、针头。宋清丽告诉高山：“找几根木棍支个架子。”

曹文娣进来说：“高山，你们在我家吃餐便饭吧。”

高山摆手：“都吃过了，你们吃吧，小孩饿坏了。”曹文娣一脸欠意，移步出去了。

于振宏一时弄不清楚宋凯丽姊妹两人是来问案的还是来看病的，像一个做错事的学生在等待老师的批评。等着等着，于振宏纳闷了，宋清丽把针头插进右手背的血管后，就不见她们说什么。于振宏睁开眼，宋凯丽姊妹呆呆地坐在床沿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内疚心理又爬满他的心头。

3

草窝村坐落在西山脚下，离白沙墟镇一公里不止、两公里又多。有一百多户，470多人，于、杨、陈三姓人长期和平共处。

农村的夜晚静谧无声，四周除了虫叫蛙鸣外，不时传来几声狗吠。这暗夜的声音，把本就安静的山村变得更加沉寂。

高山他们离开于振宏家时，已是深夜十二点一刻。暗夜茫茫、繁星点点，欢送他们的是一片狗吠声。

高山他们离开于振宏家时，日子单调的村里人早就进入了梦

的世界。于海闹肚子，曹文娣给他吃过药后在厨房里剁猪菜。

没有谁会想到，高山他们的深夜离开，与于振宏竟是永诀。

高山回到所里刚睡下，值班员就猛敲高山的房门，那声音就像狼嚎：“高所，高所，于所家着火了！高所，高所！快，快！于所家发生火灾了……”高山似醒非醒，似梦非梦。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急，喊声也越来越大。

高山醒了，他翻起身拉开门问：“什么，于所家着火啦？瞎扯！我刚从那里回来，哪来的情况？”敲门人：“是……是村里……报……报告的。”高山脑子里一阵空白，哆嗦着身子穿衣服，连忙打电话召回所外的同志，跑去发动那辆除了喇叭不响全身响的吉普车。高山不相信于所家着火是真的，他希望是旁边的草屋。高山突然心一骇，下车跑到值班室急问：“有人伤亡吗？”

值班员苦着脸结巴着说：“村……村里的人说，于……于……于所长和他爱人都没……没出来。”

天啊！高山一阵晕旋。

“瞎说，不可能！”高山失态地吼道。他怀疑老百姓报假警，怀疑有人恶作剧。一个老人、两个小孩都没事，怎么两个大人倒没出来呢！

怀疑归怀疑，人命关天。高山以最快的速度带着全所民警赶到时，全所同志一下像被鬼附了灵魂似的傻了。人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没有丝毫怀疑，一切都是真的，而且千真万确。现场一片狼藉，房子上面的瓦已经没有了，剩下烧焦的几根黑木条。于振宏、曹文娣已被乡亲们从灰烬里扒出来，放在一侧，双双盖着被单。

这里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

大娘张元凤左手搂着于海，右手搂着于红，满目凄然。她呆呆地坐在一侧，既没哭，也没说什么，眼泪扑嗒扑嗒地从眼眶里不断滚下。两个尚未懂事的小孩则偏着头咧着嘴“妈呀、爸呀”号啕不已。几十个邻居有的在抹泪，有的还在清理余火，有的在帮着整理满地的杂物……

高山怒着眼、咬着唇，迈着如铅的双腿慢慢走近两个钟头前还进出过的房门。一边门还在，已烧了半边，另一边门被老百姓救火时砸破了，倒在地上……

一个叫于振清的邻居走过来，把高山扯到一边，压低嗓门说：“他妈的，我怀疑有人故意放火。我听到噼里啪啦着火后，最先赶到时，振宏的房门被人用铁丝缠着。我把门踢开时，振宏两口子就倒在门口。”于振清搬起那扇被他砸破的门又说：

“你看，这铁丝还在。他妈的，再狠再毒也不能这么损。狼心狗肺，狗养的杂种……”于振清越说越气。

高山没有说话，接到报告那一刻，还在半信半疑时他就怀疑这火烧得蹊跷，烧得怪诞，准是有鬼作祟。高山咬牙发狠一定逮住凶手，为于所报仇。高山对身边的一个警察说：“你马上回派出所向县局报告，于所家被人故意纵火，于所及其爱人遇害。请县局马上派人过来，快！”

高山转身对于振清说：“拜托你和乡亲们把大娘及两个小孩安顿一下，这里的事我们来处理。”于振清点了点头，对身边的一个妇女说：“把大娘和小孩带回家吧。”几个乡亲走过来，争着要把大娘和小孩领走。张元凤擦过泪后，茫然地牵扯着于海、于红跟那妇女走了。

高山对身边几个警察说：“你们分头找老百姓了解清楚案发前后的情况。注意，工作细一点，不能遗漏丝毫线索。”

大家分头忙去了，高山准备找那个第一个到现场的于振